寻宝 陕西考古博物馆

文/图 张 嫚

偶然路过，发现家门口的陕西考古博物馆最近还在试运行，可免费预约参观，于是带着家人来寻宝。考古博物馆大楼为唐风建筑，园林与背景中的秦岭融为一体。博物馆以考古发现为轴，铺开陕西由旧石器开始的悠久历史，有“一座长安城半部中国史”的感觉。

13朝古都，五步一文物，十步一古墓，一铲子下去全是王陵帝冢，地上西安，地下长安。考古博物馆展出了近年建设工程中抢救发掘的古墓出土文物。西潼高速临潼至渭南段修建时发现了七千年前的“零口少女”，少女身上有35处致命伤，死因由你发挥想象力去猜测。西安理工大学发现李倕墓，其头冠几乎用尽了唐代可能存在的所有装饰材料，绿松石、琥珀、珍珠、红宝石、贝壳、玛瑙、金银铜铁等，很多金饰件下还有翡翠鸟的蓝色羽毛，色彩绚烂极尽奢华，粗看华贵，细看精致。还有咸阳机场多个古墓、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唐刘智夫妇墓的众多展品等你来发现。

首次展出的上官婉儿墓志，通读墓志铭感受一代才女跌宕起伏的一生。最后一段太平公主写的哀悼词：“潇湘水断，宛委山倾，珠沉圆折，玉碎连城。甫瞻松檟，静听坟茔，千年万岁，椒花颂声。”自你走后，山河失色，物是人非。我流干了眼泪，望着坟冢边的松檟，依稀听见风中你的声音。愿一千年一万年之后，还会有人和我一样记着才华横溢的你。现在，一千年后的我们，无不感叹巾帼女相的绝代风华。

上官婉儿墓志旁边展出《罗婉顺墓志》，罗婉顺是唐代元大谦之妻。该墓志由唐汝阳王李璡撰文，由时任长安县尉的颜真卿书丹，是首例考古发掘出土的颜真卿书墓志。在书法界颜体是旗帜般的存在，这个墓志字体与常见的颜真卿字体有所不同，引来不少质疑。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描述的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汝阳王李璡、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中八仙人”，汝阳王李璡是罗婉顺夫妇的外侄孙，他与张旭经常喝酒应该关系很好，而颜真卿曾拜张旭为师学习书法，他们应该是朋友，不至于让人代笔。所以推断是颜真卿的早期书法真迹，墓志字体有些张旭的特点，有些颜体的特点。通过对比颜真卿早期作品，发现名家写字其实和我们普通人一样从临摹到创作，从起初的模仿慢慢形成自己的特点。以前学习书法，老师也让我们把每学期写的第一张字压在床底下，等期末拿出来对比，就会发现不同。常说“练字先练颜”，颜真卿的书法沉厚雄健，苍劲有力，气势磅礴。他创立的颜体楷书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楷书四大家”，和柳公权并称“颜筋柳骨”。感兴趣的可以去碑林博物馆看各书法大家作品，也可在考古博物馆一楼拓一本自己设计的颜真卿早期真迹。

书画同源，古人也以丹青为颜料作画。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梦华录》中赵盼儿在剧中表演的“茶百戏”又名“水丹青”，让网友惊呼拉花原来是老祖宗玩剩下的。茶艺之美更离不开茶具之美，作为北方青瓷的代表，耀州瓷和“茶百戏”一样始于唐，盛于宋。天青釉的创始让耀州瓷走上高端。天青色对湿度要求高，传说需得在烟雨天气中烧制才可实现，等雨过刚晴时，把烧制好的瓷器与天空对比颜色确定是否烧制成功，有“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烧将来”的说法。耀州瓷鼎盛时期远销海外。随着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由东西两京转变为南北二京，耀州瓷随之不再盛名。而今耀州瓷已成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仿古耀瓷四绝：倒装壶、凤鸣壶、魔壶、莫贪杯深受游客喜爱。青釉提梁倒灌壶更是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宝贝之一。在考古博物馆感受耀州瓷颜色、工艺的变化，映射着文化兴衰，朝代更替。

陕西考古博物馆像一座诗意的考古课堂，带我们沉浸式融入历史，了解考古文化。敲一敲陶鼓从浑厚到清脆，摸一摸秦砖汉瓦，拓一张大师真迹，听一听钟磬合鸣，看28星宿，品战国酒肉，体验俱佳。浏览最少三小时，前两小时跟讲解走马观花遛一遍，接着再挑喜欢的展品细细品味。很值得一刷二刷，因为一日看不尽长安花。

（作者供职于西镇分公司韦曲收费站）

在半坡博物馆看人类童年

文/赵蓓

我家附近有个村庄名叫半坡村，村庄的北面是一片凸地。这片凸地西临沪河，南依白鹿原，再向南横亘着雄伟的秦岭，从古至今都是宜居之地。1953年初，修建纺织厂专用铁路线的路基时，轰鸣的推土机在半坡村北缘铲开了沉寂六千多年的黄土地，瓶瓶罐罐裸露出来，震惊了全国。

自1954年开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在这块遗址上进行了5次科学发掘，1958年在遗址上建成半坡博物馆。考古学家苏东海评价说：“那时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半坡遗址博物馆那样，建造那么宏伟的大厅把部落遗址科学地覆盖起来，从而开创了把博物馆与遗址环境融为一体的先河。”自此西安半坡博物馆成为新中国第一座遗址博物馆。

我出生于交通和信息不发达的上世纪80年代，家虽然离半坡博物馆只有7.6公里，却对这个博物馆闻所未闻。直到10岁那年，春末夏初的一个下午，微风不燥，老师走进教室告诉大家明天学校要组织“走进半坡博物馆”春游活动，老师后面说了什么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同学们兴奋的尖叫声。这天晚上，我早早休息，却兴奋到睡不着觉，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走出生活了10年的地方，我的第一次旅行！

这次旅行，我记得原始村落风格的博物馆大门，记得院中的半坡姑娘石雕，记得很多人类和动物骨骼标本，记得人面鱼纹的盆子，记得口小、腹大、底尖能自动汲水的奇怪瓶子……仅仅是记得，它的厉害之处却一点也不了解。

我真正了解半坡博物馆是在听了初中历史老师的讲述之后。半坡遗址是距今大约6000多年前一处典型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母系氏族聚落，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组织、生产生活、经济形态、婚姻状况、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等丰富的文化内涵。

在初中的课外活动“探索半坡博物馆”中知道了那具有原始村落风格的博物馆大门体现了半地穴式房屋，知道了半坡姑娘的雕塑再现了母系氏族社会的女性形象，知道了那些人类和动物骨骼标本体现从人类出现到氏族社会的产生、发展、繁荣和解体的全过程，知道了人面鱼纹盆是早期人类的语言、图腾或是计数的表现形式，它是半坡博物馆的标志，知道了那个奇怪的瓶子叫小口尖底瓶，物体的力学原理和平衡原理在当时已被认识，是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典型器物。

走进西安半坡博物馆好像打开了一部历史书，我清楚地看到6000多年前人们的生活和原始社会面貌。久远的仰韶文化、古老的母系制度、神秘的原始文物，西安半坡博物馆为我敞开了一扇重新认识博物馆的窗户。

再一次走进半坡博物馆，是今年六一儿童节，我带着6岁的女儿来到这里，为她介绍仰韶文化母系氏族社会、新石器聚落遗址。我带着孩子体验原始人的生活，钻木取火、给陶器钻孔、搭建原始房屋、进行植物捶染、制作陶埙等等寓教于乐的项目。我相信，这样的儿童节会让她和我一样在幼小的心灵留下美好、深刻的回忆。

西安半坡博物馆反映着半坡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半坡人的聪明才智是从日常的生产劳作中积累总结出来的，走过古迹，心中惊奇祖先的伟大。（作者供职于绕城分公司绕北管理所）

Q萌陶鹰鼎

文/图 肖莉娟

陶鹰鼎
1957年华县出土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2022年6月15日，有幸去渭南市博物馆一游。限于时间只看了《与华相宜——渭南故事》。博物馆基本陈列按照“人物+文物+历史事件”的思路布展。以“点”串“线”，以“线”构“面”，突出各个时代渭南的人文特征。远古寻根——史前展室陈列的陶鹰鼎，让我记忆深刻。

鼎，我们大多看到的是青铜的三足圆鼎或四足方鼎。陶鹰鼎是新石器时代用泥质黑陶制成，高35.8厘米，口径23.3厘米，最大腹径32厘米，伫足站立的雄鹰，身体健硕，双腿粗壮，两翼贴于身体两侧，尾部下垂至地，与两只腿构成三个稳定的支点。鹰眼圆睁，炯炯有神，喙部有力呈钩状，其神态彷佛在等待时机捕捉食物，肌肉丰满，鼎口设置于背部与两翼之间，紧密结合似背包状，将鼎形器物特征与鹰的动物美感巧妙地融为一体。陶鹰鼎造型简洁有力，充满了浑厚的体积感，整个鹰的身体有一种向外扩张的力量，无论从哪个角度观赏，都能感到摄人的威猛气势。因为鹰体呈圆形，肚子容积大，胖乎乎，勇猛之中带点Q萌。

陶鹰鼎发现过程相当传奇。1957年的一天，渭南华县（今华州区柳枝镇孙庄村）的农民殷思义在田里犁地，无意间感觉有东西绊倒了铁犁。搬开石头，发现一个形状怪异的陶盆，也不慎留意，还以为别人家丢弃的废品呢。随后这个陶盆担任新使命——鸡食盆。事情的转机在1958年秋出现。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组成考古队发现了著名的泉护村仰韶文化遗址。本着试试看的心态，殷思义把自家的鸡食盆送交考古队，一件顶级国宝终于进入公众视野。继续勘察，发掘出泉护村墓葬遗址，出土成年女性墓葬一座，陶鹰鼎是其中陪葬品，用途不清楚。

陶鹰鼎距今5000年，属于仰韶文化时期。那时候华夏大地还不存在国家，那时候人们刚刚走出丛林，首要任务是生存。有人却思考着看似无用的事物，花费精力造出看似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造型，体现先祖骨子深处的浪漫。

陶鹰鼎是第一件以鸟兽为造型的鼎，开启了商周鸟兽型器皿的先河。它已经超越了器物的范畴，孕育着文明的生命力，在向人类灵魂的精神追求迈进。这件国宝被收藏于国家博物馆，被列入首批195件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名单之中，排名第二，是中国顶级文物。渭南市博物馆展示的陶鹰鼎是件复制品。

后之视今，如今之视昔。我们现在维护文物，因为它是我们的精神寄托和追求。也许未来人类都会消失，但是只要我们存在就要将我们的文化世世代代传递下去。

（作者供职于交控市政路桥集团公司）

利簋，见证牧野之战

文/刘 雪

西周利簋
1976年临潼县零口镇出土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的青铜时代自公元前21至前16世纪的夏文化始，历经了夏、商、周三朝约1500年。青铜在商周时期被称为“金”，是一种贵重金属，与政治权力密不可分。西周时期，宗法分封，制礼作乐，青铜礼器作为祭祀、宴飨、随葬的常备器具，是礼乐制度的重要物质载体，所谓“寓礼于器”。在迄今发现的西周青铜器中，西周利簋以其腹内底部所铸武王伐纣的4行33字铭文而闻名天下。

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周代天灭簋”或“檀公簋”，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零口镇，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簋是一种古代食器，用来盛装煮熟的谷物类主食，是礼乐制度“九鼎八簋”之“簋”。利簋腹部呈碗状，底部为方形，造型沉稳厚实，蕴藏了古人“天圆地方”的世界观。腹部和底部的纹饰主要为饕餮纹，狞厉神秘，朴素粗犷。除过艺术价值，不可小觑的是利簋显赫的历史功绩——簋内铭文“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右）事（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记录了武王于岁星当空的甲子日占领商都，以及随武王征战的“利”受赏铸此簋之事。据此武王伐纣的确切日期得以澄清，《史记》《尚书》等古籍相关记载得以证实，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面对西周利簋，感受它的简古与神奥，那雕刻于民族基因深处的记忆汹涌而至。

商朝末年，纣王昏庸无道、奢淫残暴，内部矛盾激化。历史的目光青睐于岐山脚下的周人。周人祖先为神农后稷，黄帝之后。经古公亶父与季历的治理，周部落逐渐强盛，与商的矛盾也日益激化。姬昌继位后，励精图治，发展经济，武力扩张，意欲图商。其时，纣王对姬昌心有戒备，一度囚禁姬昌，只是他陷入欲望泥淖，听凭周人以宝马、美人赎回姬昌。毁灭的利剑高悬纣王头顶。姬昌逝世后，其子姬发（周武王）继承先父遗志，将伐商大业付诸实践。

姬昌开辟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有利局面，在姜尚、周公等人辅佐下，姬发集结诸部落方国于孟津会盟，等待时机讨伐商纣王。这一时机由商纣王亲手相送——杀比干，囚箕子，迫使商朝之臣不得已投奔周人。出兵讨商，大势所趋。姬发率领各路诸侯在牧野誓师，历数商纣王罪状，全军士气高涨。纣王在饮酒作乐时仓皇发兵七十万迎战于牧野，然而由于纣王发兵征讨东夷，七十万大军由奴隶、战俘改编，其不堪纣王暴虐统治，在大战开始之际，突然倒戈，纣王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姬发在一天之内赢得这场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从此建立长达800年的周朝，将中华文明推上一个高峰。

西周利簋是牧野之战的见证者、记录者，是商周的界碑，是打开时间迷宫的钥匙，文物、历史、文明经由时间串联沟通了我们和祖先。西周利簋带着它记载的33字铭文在三千年后与我相遇。

（作者供职于绕城分公司杏园收费站）

梁代村芮国遗址博物

文/图 刘晓华

在韩城双楼村吃完能溯源到元朝的美食——羊肉糊卜和羊肉臊子饸饹，去逛逛司马迁祠和600多年村龄的党家村古建筑，接下来去哪里呢？那一定是梁代村芮国遗址博物馆了。

博物馆位于韩城市东北的梁代村，紧邻京昆高速，2018年开馆。让我们先从馆藏青铜器看起，这件青铜器叫“芮太子白鬲”，就是芮国太子白做饭用的炊具。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只有贵族用青铜器，老百姓只能用简单的陶器。青铜器的铭文真实记录了历史，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财富。

角、盖尊、提梁卣、方壶这些美轮美奂的青铜器基本都是盛酒器皿，能反映出工匠的巧妙构思和精湛技艺。

编钟和石磬是很高身份的人使用的乐器，钟鸣鼎食、钟鼓馔玉都离不开它们，这种古老的打击乐象征着等级和权力。想像数千年前，一群穿着宽袍大袖的人坐在偌大的宫殿里，一边听着编钟演奏的乐曲，一边吃着青铜鼎里的珍馐美味，然后用觚或觯相互敬酒寒暄，那是一种何等奢靡的生活啊。

梁代村27号墓，墓主腰部的金剑鞘和玉剑简直就是完美组合，彰显墓主生前的地位，这柄制作精美的玉剑绝非防身兵器，这也说明墓主非普通人，经考证，墓主是芮国的国君。

国人自古尚玉，玉经过加工作为配饰、摆件甚至是陪葬品，真可谓是陪伴终生。馆中还陈列有玉人和玉鸟，真不知道古人用了多大的耐心才琢磨出做工如此精美细腻的玉器。

当我看到这件玉猪龙的时候就觉得奇怪，作为五千年前辽宁、内蒙古红山文化的象征，怎么会出现在其两千多年后黄河流域的西周墓中？导游介绍，最大的可能性是墓主生前是位玉器收藏家，生前的最爱成为陪葬品，所以这件尺寸为全国第二的玉猪龙就成为出土地点最偏南的玉猪龙。

整座博物馆最令我惊艳的是这套梯形牌组佩，先不说它制作工艺的复杂性和精美程度，仅从款式上说，它不输给今天世界上任何品牌的饰品。

参观博物馆带给人的不仅是惊奇，更多的是思考和遐想。当你把所有展品串联起来，三千多年前的古芮国是何等繁荣富庶，那里的人依水而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一片祥和，你甚至能听到青铜编钟奏出宫商角徵羽的优雅旋律。

（作者供职于西禹分公司富平管理所）

铜川博物馆，聆听文物的声音

文/王先进

走在铜川博物馆里，风格古朴的陶板、陶棍装饰着内墙贴面，金属与陶器迸发出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文物们炫耀着自己的出身，在博物馆悦耳的风铃声中，听它们娓娓道来。

人面彩陶葫芦瓶

1973年吕家崖村。当那双淳朴粗糙布满老茧的双手把我从黄土地里刨出来，我惊艳了这方土地。我出生在新石器时代，在黄土中沉睡了五千多年。我睁开眼睛告诉大家：我，人面彩陶葫芦瓶，细泥红陶、直口、束颈、鼓腹、平底，形似葫芦。腹部用黑彩绘四组人面纹。漆沮先民的聪明智慧造就了我，从我的身上不仅看到对葫芦的崇拜与繁衍有关，还能看到人面是图腾的崇拜。黄河、黄土、黄种人，我是漆沮先民雄浑的文明积淀，表达着先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今，我与仰韵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兄弟姐妹们静静地躺在风铃声中展示着黄河流域沉淀的历史文化。

殷 簋

我是簋，一种食器。我想给你们讲讲我的主人“殷”的故事。

皓月当空，满天星光灿烂遮掩不了主人紧锁的眉骨。这些日子，游牧民骚扰东部边境，为了周天子，为了保卫关中腹地周原与沣镐，他一次次改变军事防守和作战计划，他不敢把继承祖辈职务守护东部边境的重任委以他人。他轻轻抚摸我的双耳，看着器盖上的铭文，回到了那个意气风发的西周某年二月。周王召他进入新宫，他由兵戍引导立于中廷，面朝北方。王赐市和朱黄，让他继承祖业，管理“东鄙五邑”保家卫国。受了封赐，他感谢周王的器重，便浇铸了这件铜簋，也就是我。我陪伴他的十几年中，知道他的祖父、父亲都为周王室献身，他的志向也是如此。我启迪着殷的族人传承奉献精神，为国建功立业。

风铃声中一幅幅画面展现，柳公权的笔墨拓本、关公庙的千佛造像碑、玉华寺的佛迹造像、药王孙思邈的《千金方》、屏幕上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一幕幕影像随着历史长河流淌在面前，诉说着它们的故事，我明白了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是华夏的儿女。（作者供职于交控西铜公路管理中心铜川收费站）